



# 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一座山

——评《在小山和小山之间》

几乎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一样愿意将自己全部的心血无保留地给孩子，但是这种与乡土中国匹配的古典式的家庭情感如山般沉重。

说《在小山和小山之间》是一本小书，是指其轻盈的封面、袖珍的设计和友好的体量；这也是一本大书，叙事尝试以女性细腻的感受来处理复杂的母女关系，有深远的意旨、丰富的情感、空间的延展及文化的对比；字里行间有铺排，人物彼此相对照。行文晓畅，余音绕梁，引人深思，叫人叹息。

在中国，女性文学发展是非常短暂的，集中思考母女之间的作品并不多见。除了妻性、母性之外，女性还有自己的主体性，这给女性文学提供了坐标的原点，也是过往男性书写所遮蔽、所忽视的内容。

香港作家亦舒的小说模式告诉我们：虽然时代不断向前，女性可以选择不同的工作和生活，但女儿总是难免要以不同的方式重复母亲的人生。妻性、母性所内涵的牺牲性总是等在人生旅途上与我们不期而遇，女性很难走出预定的底本。原生家庭总会在个体生命上打下烙印，而文化基因如身体基因一样遗传变化。

李停的《在小山和小山之间》借鉴了古典小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方式，让女儿渡边彩英和母亲任溶溶两朵花各自开

放，均以第一人称来讲述自我的故事。当然，会有交集，但两代人、两种不同的时代、生活空间、生活理念、价值观形成内在对话关系，叙事张力盈溢于字里行间。比如家庭观，渡边彩英与日本先生形成鲜明的对照，独生子女身份更强化了中国子女对父母的依赖与责任；又如关于孕妇的饮食，母亲依靠经验，而“我”依赖知识指导。着装、出行、购物和讲话方式，每一个生活细节都展现母女亦互为“他者”。

渡边彩英记忆中的母亲犹如镜像中的自我：挑剔、哀怨、工作狂、毫无生活乐趣。女儿全部的奋斗就为了挣脱这一切，拼命读书，考最好的大学，一切轨迹似乎都遂了母亲的意愿。女儿到了大学之后，发现高分不再是唯一的赛道，而女性的性感及化妆技巧、情商与说话艺术反而成了更吸引人的要素。接二连三的打击使“我”斗胆忤逆母亲，放弃博士学位，到东京去留学，工作，重新开始学习语言、学习生活、学习爱，慢慢融入一种全新的生活。与一位日本律师结婚、怀孕，自身的女儿性与母性相遇，开始碰触女性“命运早已暗中标好的价格”。同时，不懂日语且从未坐过国际长途的母亲勇敢地跨洋来照顾怀孕的女儿。母女重新在异域相逢，这回，文化和时代都站在女儿这边。作家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她将叙事话筒分一半给母亲，让这位沉默寡言的母亲坦陈自己的故事。

母亲是一位地道的中国女性，当老师，有体贴的丈夫，暖心的女儿，婆婆的敌意并不能阻拦生活的每个空隙中都充满着爱和温馨。然而，这一切没能延续下去。大着肚子的母亲带着女儿到自己乡下舅舅家去躲避计划生育，白天都躲在西边的偏房里，只有夜晚能够到田埂上走走。女儿乖乖地偎依着，星星无私地赐予大地微光。千辛万苦生了儿子川川，却在一个夜晚意外地失去了他。川川离开人间带走了母亲的笑、语言和灵魂。

此后，母亲阴郁、不苟言笑，头顶永远有一团乌云，即使丈夫的安慰也无济于事。最终丈夫离开了这个家庭开始新生活，母亲留在丧子的阴影中，女儿和工作几乎成了她的救命稻草。所以当女儿怀孕的消息传来，母亲排除一切困厄来到女儿身边，只为能在女儿的厨房里施展拳脚。这是中国式的母爱。当女儿在异域文化空间中变成一个母亲，她也在这个自我蜕变的过程中慢慢与母亲达成和解，与原生文化达成和解。传统是一条不息流淌的河，既有其现存性，亦有生长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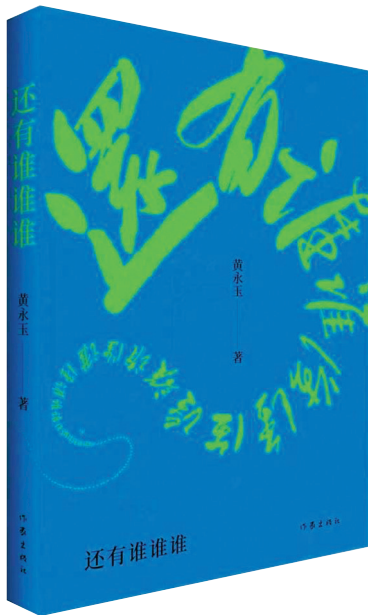
即使在标志性的女性作品《一个人的战争》中，也只是凸显母亲的缺位时女性独

自对成长的探索。《在小山和小山之间》呈现改革开放后女性的自我逐渐壮大，时代、空间、文化都在形成母女之间越来越大的隔膜，孕育新生命的过程，女儿对母性的体验以及与母亲的对话、互动及和解也是自我丰富的内涵。不是中国的家庭内部没有爱，只是爱有不同的内容和方式。中国的母女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几乎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一样愿意将自己全部的心血无保留地给孩子，但是这种与乡土中国匹配的古典式的家庭情感如山般沉重、压迫，令流动着的现代人难以承受。流动意味着自由，自由越过了诸多价值成为最嘹亮的高音。

《在小山和小山之间》主体是写母女如山的隔阂，但由于中、日两种叙事空间亦意外地成为中日文化的隐喻。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进入一个快速现代化的时期，形成了一种新的东亚文化。正像小说中的两位母女一样，当第三代生命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会从中看到基因的顽强与神秘，基因以自己的方式成长。

如果说父亲是一座大山，那么母亲是一座小山，我们都要翻越这座大山和小山，经过无数的“水穷处”和“云起时”，才能成为延绵不断的山峦中的另一座小山。

选自《学习强国》



## 深情追忆逝水年华

——读黄永玉《还有谁谁谁》

充，两书构成完整的当代个人记忆史，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背影。

黄永玉自嘲是“无愁河边的浪荡汉子”，也是“湘西老刁民”。1924年出生于湖南常德的他，因家道中落，12岁就离开家乡外出谋生，不久抗战全面爆发，他就开始了一个人的漂泊生活。一度“靠捡拾路边残剩度日”，三次从日本人的炸弹下捡回性命；甚至和一艘舱尸体同行，还险些被抓“壮丁”。用脚走过“千里万里”，他辗转到江西、上海、台湾、香港等地。出于爱好也碍于生计，他在艺术的道路上自学成才，以出色的木刻作品蜚声艺坛，后拓展至油画、国画、雕塑、工艺设计等艺术门类，在中国当代美术界具有重要地位。“我进入社会之后，周围人一直对我很好，大概觉得这个孩子能吃苦，做人过得去。到哪里给人画像、剪个影，人家都喜欢我。”黄永玉作画情真，做人重情重义，爱憎分明，优秀的人格魅力为他赢得了不少心意相投的朋友，并且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张梅溪。

《还有谁谁谁》全书除《体育和男女关系》和《梦边》是对当下某些社会问题的思考外，其它各篇都是黄永玉回忆自己和那些师友朋辈之间的往事，嬉笑怒骂、自然随性。譬如他写张学铭：“张先生是高大的中型胖子，见过全世界大场面的人，那时候能找到个随心交谈的人真不易，居然一坐就是一整天，上午来，聊、聊、聊，吃中饭，喝茶，再聊、聊，吃晚饭，吃大西瓜，再喝茶，再聊，九点钟，起立，再见。我们送他出门。”三笔两笔便把人物言行举止刻画得栩栩如生，那些大多早已离开的人物形象一下子生动鲜活起来，他们仓皇与镇定、软弱与勇

敢、背叛与践诺……令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我回香港住了几年，回北京之后，这些先生都没有了。”“再过几年，絮嫫去世了，又过了一些时候，老潘去世了，汪曾祺、苗子、郁风、丁聪、沈峻去世了，许麟庐去世了。梅溪也去世了。”“我活得这么老，常常为这些回忆所苦。”在书中，黄永玉倾情记录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叙说着这些平凡的与不平凡者的人生际遇。他们在黄永玉的生命成长过程中，都曾及时地伸出过援手，给予他无私的帮助，让黄永玉淌过人生道路上的一处处险滩，由此迈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坦途。然而，人生就是这样，有相遇就有分离，面对一些曾支持和帮助过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先后离去，晚年的黄永玉常常情难抑制，深深地怀念着他们。他们是他的光影，是他的背景，是他行旅的地图，也是他的精神肌理，他和他们共同写就了一部生命之书。书中语言既机智俏皮，又锐利而忧伤，在令人会心发笑的同时，又可体察到人性的幽暗，以及真善美的珍贵。

黄永玉的一生诠释着传奇色彩，他的一生一直在创作。一手妙笔著文，一手拈笔作画是黄永玉艺术人生的写照。他用笔画下走过的山山水水，也用笔写下所见的人情与风俗。但在他的心目中，文学被排在了第一位，并且将之视为自己“最倾心的行当”。回望自己的世纪人生，黄永玉在《还有谁谁谁》书中颇为坦然地写道：有朝一日告别世界的时候我会说两个满意：一是有很多好心肠的朋友，二是自己是那个勤奋的人。”读完全书，我深以为然。

钟芳



## 《我们何以不同》

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和别人有何不同？这些不同从何而来，对我又意味着什么？现在的我可能发生改变吗？这些无处不在的个体差异及其由来，正是人格心理学探索的主题。本书通过人格心理学的经典理论与现代研究，依托“人格特质”描画形形色色的个体，围绕“人格成因”梳理形塑个体差异的复杂力量，聚焦“人格动力”阐释个体差异的人生意义。我们是独一无二的自己。“人格”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我们永远都在“成为”，可以被描述却无法被定义。

作者王芳，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研究文章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人格与个体差异》等，译有《人格心理学》《努力的意义》等。



## 《撞空》

广漂青年何小河从不做出格的事，有室友，也有几位好朋友，然而他与外界和城市的关系一直处于悬浮、疏离的状态。借由作为本地人的前女友陈小港，何小河曾与广州这座他所栖身的城市，产生过一种“凿壁偷光”式的微弱而真切的连接。然而前女友一句“你没有生活”的评判，是他一直无法挣脱的咒语。2020年新年之交，在一连串意外事件之后，何小河切断了与有生活的“好人”世界的联系和信息来源，纵身跌入一段难以想象的流浪人生。

作者宥予，专事写作。著有长篇小说《撞空》，中短篇小说《东边、七下、猪八戒》《塞里史龙洞》等。